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五

書二

與涇野先生

違教以來奔走塵土夙夜惕厲惟恐頽墮有負教言
然不能振拔殊覺愧赧日見 朝命進公祭酒君子
稱得師者同然一詞此寔世道將泰之機非直門墻
之幸也應拚近得外補滿擬途中得一會晤昨在濟
寧獲遇尊舟不勝忻躍而從者已先謁闕里遂不相
值聞輿從自張秋登舟因關河阻塞旅次多艱不能
再轉一候北望依依莫申候問惟順時頤養以副海

內士人之望不具

答沈御史

貴邑缺令已久不敏初至勉強支吾方有頭緒不意執事輩乃過爲獎借以致當道誤信不敢當亦不敢負也但舊務紛積內頗粘帶而上下之間又多難處伊川云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也唯是冗雜度日有失問候而朝夕之間寔切想念非久踈於君子之門也張友至乃辱手劄下問益感不遺而中間議論切實不爲世俗寒暄之態高誼雅情佩服佩服溽暑塵囂草率爲復益增惘惘

答王嘉江

京師一散相聚未涯萍水浮蹤渺無定處俯仰興懷無任感慨忽拜良使手書殊慰各况僕本迂踈世情落落親民重任寔是不能兼之慈谿缺官已久而其間情事頗費區處得罪於人不可縷數執事顧乃過許豈傳聞者過其實耶且厚德謙光千里下問此執事之所以加人數等而非時俗可及也東陽之民其有賴乎大抵人之一心天理完具率而行之雖不必事事求合要亦思過半矣其諸成敗利鈍本非人力所能與者正不必計忝在年末感荷先施不覺盡布

衷悃非敢喋喋於賢者之前也亮之

答錢給事

鄙人拙直叨令貴邑寔是不堪而此心耿耿誠不敢暴且棄也唯是半年以來備知人民受害之原前令受制之故多係豪強交結勢俠及與上官之胥吏締交合黨根抵盤互遂難整理累年官府或見之畏避或藉爲爪牙致使文獻之邦久蒙刁黠之號而閭井亦坐是蕭索困踣也僕不佞惟求本心之安不顧利害之及前項惡黨頗置之法而上官之有要求以賂權要者亦因民貧無措以義卻之近來上下覺有相

忤程伊川所謂不容而後去者僕亦唯有去而已矣累辱華翰過蒙獎借感發感發昔陸子靜與其邑陳倅書有敝邑三虎已空間巷歡呼之語今唯見執事念及於此可以觀高雅矣使者南還正在匆冗援筆致書不覺慨慨甚少涵蓄唯照察之

答鐘石先生

某拙戇不能徇上官之意七月中已遣人具奏乞恩改教未蒙銓曹復本柰何柰何前日慨行路之難輒欲徑辭歸去後因巡按慰留故復寄寓西湖山中待返縣之日將復再申前疏也千里之外過勤憂念誨

諭諄切此恩此義不知何以承之使者還敬此附復
少慰垂憶不具

答葉教諭

不敏迂踈疾病纏縛而事勢所遭且有不能處者甘
心田野鼓舞太平乃吾分也再三請諸當道不蒙見
允將行未可留滯西湖山中雖風煙景物朝夕萬狀
而孤客萍蹤不得如執事者一共吟眺誠不忍獨樂
也大抵天壤間事誠如夢幻泡影無常無變奚戚奚
歡百年之後雖巧拙不同畢竟同歸於盡耳所可恃
者惟此心真不愧於本初使胷中灑然無所挂礙庶

或可爲他日受用之地也便中附此代晤亮之

與周子垂

家僮至九江得手書委曲甚慰客懷但子沾竟至不
起此何說也聞之流涕時廢寢食良朋凋謝人才可
惜尚賴吾友與一二同志經紀其家俾孤寡不至失
所庶慰存亡前曾有柬致應德聞在宜興童子憚於
往來遂不得其復書倘相會郡中統湏一論遠惠巾
鞞甚適納涼之用江郡蕭條竟無所寄如何新秋尚
暑揮汗草草不多

與徐波石

某無似此心耿耿惟恐頽墮自罹坑塹每聞海內同志輒欲向往庶幾得一準的雖本來面目不從外得而夾輔鞭策真亦不可少也側仰道模殊切想像頃旅次潯陽邂逅德卿年兄論述盛德甚詳以爲得先生其人者而朝夕與游足爲砥礪矣斯道在天下常如一日而汙隆之幾寔有可畏吾道異端間不容髮義利之辨只在毫釐謹托德卿就正有道天涯瞻望無任依依

與吳峻伯

慈湖荒旅淹辱高賢聯牀論道把袂盟心彌月之間

遂訂百年之約寒臘催人河濱送別彼此依依竟爾散去僕平生簡拙而意氣所孚如吾賢者真無一二想慕顏色常於夢寐中見之此情此誼可與知者道也去秋今春連得高捷之信而困伏江州竟不能遣一人奉候殊恨殊恨頃邂逅故同年陳虛峰於江上聊附數言虛峰篤志理學朋友中不可少者倉遽中不能盡言會面未涯望更努力益加珍重

與王樗菴

曩歲京師多領高論常憶兄惟恐不得爲有司以行親民之學此正儒者好作用處日來所聞德政信無

負矣僕之不得終役慈谿亦伊川所謂不容而後去耳實非躲懶兄亦曾聞之否九江荒僻久不得通問頃因高生歸便率爾相聞建昌之政凡在得爲幸專制之吾人所遇本無定處到手即施雖一日不可放過何有注選權署之別也高生學亦向進併希賜教一二

與羅念菴

昨寓豫章試院過承在教易簡切實從容灑落令人躍然而竹林朋聚一豁群疑向同會諸君不免墮落言筌者亦自是覺有省發矣所恨者此會不能常爾

今春入留都雖交游滿前不無離索之病大抵不隨衆雷同則異言淆惑未見確有定力者任道擔當以倡明此學願執事無所推避可也久無便役有失候問茲因公差人去聊致起居望執事有以教之

答任五岳

春中得邸報知從者西歸歎惘無極恨不能縮地一見以傾倒衷曲也海內人物如公有幾今再疏乞休致爲忌者所中然竟得布衣長往不失初志亦自足以洗刷塵氛挽回末俗矣視彼外爲硜硜而中則逐逐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哉此寔天下之公論也某

無似得一南部已爲過分但無實而受虛名恐亦未免爲衆嗤笑歸來一念時發于中而老父七十未沾一命爲人子者既不能以道義顯親于此自不能不仰體其情爾肝膈之言敢盡發之山川限隔相見未涯使者告去神與俱往

與徐少初

明府下車新政日著乃知儒者作用自別而王道感人未嘗不速也今天下人情多不樂爲縣愚則以爲與民最親易行所學莫如此官武城單父之治何嘗一日不可復哉敝邑得公真士民之幸也但數年以

來習俗日漓而返朴還淳切有望于執事寒家清素一二宗黨自合安分守法如有以賤名來言者皆妄也痛拒而嚴斥之庶見愛人以德之盛心而鄙詐者皆知所懲矣此尤正人心厚風俗之一大機括也久不通問左右非自外于君子實恐付託匪人反藉是以爲進瀆之階故遲之而不敢發耳茲因詹郡博東還之便敬附數言以承起居唯高明亮之

答艾冷溪

令友宋子來獲手劄甚慰想念宋一見便若相知看起此種學問真不可以聲音笑貌爲者近來群聚論

學之士在在有之求其真實直截一劍兩段劈去私
意一從天理上做工夫者蓋不多見吾恐講來講去
打成一片人欲窠子將來人心日壞世道日卑未必
不自吾輩貽之是則深可憂也同志如兄溫雅超卓
立定腳根硬着脊骨務俾幽獨通于神明心事皎如
日月庶直前進步類皆實地矣僕迂踈頽墮甚少規
誨鍼砭之友所望于兄者不淺道里稍隔亦不可不
時賜警策也彼煦嫗稱和之徒竟何益哉正氣血氣
自富有辯兄正不可視浩然爲東漢氣習可也使人
去速值吏冗草草便中瀆示一二

與薛西原

某嘗讀書見古之仁聖賢人每恨時不相值而徒慨
歎遐慕想像其心胷面目也乃今幸獲與公同生海
內往往從人士間聞公行義見公製作旂獨匪人能
無情乎但少即奔走科舉長遂因仍祿仕汨沒風塵
未能脫然以去從公于濠淮之上而此心切切則未
嘗不在左右今年秋汝東原至辱示所注老子因得
公近來起居甚詳且謂公閒居每語及不肖益興向
往不知何時遂得請見無任馳情也老子中間尚有
可商確處唯面論乃盡茲託東原附候記室諸所欲

言不能一一

與章介菴

客歲初聞考功之報自謂得朝夕左右細聞精旨庶幾憑藉有地不期陸路抵家感寒受勞痰火遂發今春二月始得到任而從者已先一月行矣悵惘瞻企如何可言既從行官吏回自公所兩得手翰教誨真切時一展誦省發寔多其惟今之馳騫聲利者固不足論其諸以講學論道爲名者則又多所可疑如我公踐踏實地卓立不渝誠足以匡世範俗乃今復有督學之命真爲關中士人慶矣或謂公宿望久勞不

宜置之藩臬此固可爲愛公者某不佞竊謂與其得一方堂而無所建明孰若爲一方師表以造就人才之爲愈哉官之內外淹速正不必論也我公固深於道者就敢以是質之久稽修候起居茲敬專吏奉問便中幸教一二關中行期道出何所統希見示呂涇野先生嘗游于其門頗受見知會間煩從者一道及之

與崔后渠公

日從者啓行旂值病火不能追餞江上多負雅愛小吏還自揚州辱華劄高篇示教深愧晚末無似乃叨

誤知如此其何敢當中間規勉之訓敢不佩服但慈湖學辯之序終未鮮尊意蓋慈湖之學出於象山多說心之精補及人性本體推究其極恐未可遽謂之禪也涓者別自有見諒公當終不以爲然特愛敢略附左右俟當細論請教天氣尚暑萬萬珍攝

答蘇舜澤提學

豫章獲瞻光霽實愜素以奈行子戒途不能從容領教未盡之懷至今耿耿辱賜珍稿示類喻志剔奧闡幽風雅之餘真足以上下蘇李而吞吐曹劉矣繼又每從新刻中見序文諸作俱有省發想像儀容恨不

再覩頃拜手劄遠勤千里兼審道履光亨江右士類大荷陶鈞此寔吾道之光也感慰如何可言但舊時一二處生徒頗尚空談流風習染漸及省下近來想皆務實矣此蓋世道升降之幾望執事更加之意鍾生崇武即荷甄拔預有榮色外學門記一篇蓋往歲建昌師生所屬今且三年矣近聞公大書其楣且辱督促故先後借重亦以表景仰之懷耳三月前已寄還該學願有以教之

與張太守

荒旅苦無便役久失候問日敝同年盧子來傳言我

公欲爲生建立坊牌及趙子書至亦復云云此固執事盛意但菲薄生世垂四十年雖頗知自勵而進寸退尺無毫髮補於士風民俗其何足辱公之表揚以忝於吾鄉諸士夫之後哉况今歲歉民貧願公已之誠心直道不敢欺也仰祈字亮

與張龍洲先生

違越道範倏隔夏秋吳楚天涯曷勝瞻企自唯菲薄托跡門墻數年之間世途相阻去冬歷春僅得事我公於南署沃聞教論受愛特深此情此誼唯可與知者道也詎謂倚藉方切又爾南北偃偃無依遂同離

索近得泰泉朝夕往復庶慰岑寂然每一講議則未嘗不及我公也今疆圉多故民物殷憂唯公速行贊畫廟廊同心戮力拔幽起廢共濟艱難庶猶可以挽回耳不然吾恐數年之後不知更又何如也此固我公素所抱負而亦天下之所仰望於公者願益加意秋途涼燠不時更唯珍攝是望

答黃泰泉

樂失而求諸器數執事之情蓋甚不得已也壇官尤且百計爲辭則其亡失之弊曉然矣不識蔡太常能解此否昔夫子在齊聞韶而季子適周得盡觀歷代

之樂當時不唯器數之末而聲容之盛亦尚存掌樂之官然猶不免有先進無徵之歎若在今日則又何如哉即承見約明晨再往以愚見論之似不必行矣容相見再論

與唐荆川

八月間得尊翁書知永州宦况甚適但反覆言道險難行專托轉達謂決不可往又有家書一封隨即附上不知執事見否愚意亦謂天寒道遠慎動慎動若以定省久曠則唯疾之憂更宜體之翰諭問學只於情中求之此寔至教執事高明峻潔工夫易簡如

此足矣但鄙意則謂踐履上亦不可一息放過不然則荒唐無實如近世之論學者於知行志助辨析毫釐而義利大防則甘心潰決而不顧未必非邯鄲之步累之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新春元宵前後當得相見傾倒庶幾得盡

與唐漁石公

某無似逐隊秦淮虛度時日仰瞻星嶽寔切歸依昨歲遠辱瑤篇寵及老父舉家感戴恨微役所羈不能灑然脫去從公於九峯五溪以遂平生之願耳方今有世道之思者咸願公再出以濟艱難而公且戲綵

橫經悠然自得東山安石洛下溫公必有定見固非
晚末所能測識也茲因太學生休寧胡大器趨候門
墻敢附起居大器朴實無華蚤歲與其同遊涇野先
生之門仰慕我公道德文章非一日矣伏乞闡人與
進特愛上瀆

與陳澄江

數年睽隔僅得秦淮一會遂又別去惘惘踰時繼聞
擢憲三晉便驛難逢益動離違之想頃拜翰貺始知
以入賀歸省若兩月前早得此信則僕當家居以待
乃竟失機會殊爲歎恨邇來疆場多虞正臣子效力

之日今秋暫寧未可高枕唯願執事輦贊畫戎務以
爲久安長治之計方今之事莫大於此毋讓毋讓他
日晉秩巨寮雍容廊廟固餘事耳使去甚速援筆復
書莫宣積抱聞且戒行山川回遠霜露載途早晚珍
攝無任拳拳臨楮神往

與徐養齋公

自公辭留都早晚殊覺岑寂泰泉雖在往居頗遠往
來總不方便願公早歸况貴衙門諸司亦若一日不
可無公者宜體念之近見邸報 廟制皆斷自 聖
心已復 祖宗之舊可省不貲之費天下蒼生有賴

諒公所樂聞者也從官去速歲除匆冗不悉

與袁懋中

某無似百凡墮落獨於海內賢者輒興向往而耿耿之懷亦每不忍自棄前歲承乏貴邑一見高文知爲大雅正欲晨夕往復以資麗澤而改官疏允遂往江西鄙心悵惘未嘗一日不思接顏論也嗣見高登華擢聲實光亨曷勝慰怍每擬奉啟少達衷曲苦無便驛竟致因循頻年抱歉昨姚明溪至辱手劄遠惠情誼懇切謙恭過厚愧我鄙人何以當之每念士君子生不遭逢恒苦於抱道齋志君今起自徒步遂躋禁

近策勲明時追古作者願益懋焉差官去速溽暑草率莫罄積懷唯卓然建立寔切至望

與馬西玄

京邸多虞心顧且勤寵召獲侍教論都會之中人事倥傯而公之幽意閑情較之在南雍時無異此可以見公之不凡匪止感荷之私而已南歸正擬修候起居而匆冗因循未酬鄙願乃辱書問遠及愧悚愧悚所云涇翁易名一節固是可慨但古之大賢君子所恃以不朽者更自有在當時關中尊子厚故事其爲說已詳但公在禮堂固不得不快然耳旣固有以知

公之心矣若云世風所繫當自有主張者在從容舉
之亦未晚也辦官去便謹附候起居并致謝私草率
不備仰祈俯原

答胡百泉

某昔旅進南宮望見光儀心懷結納未幾遂服役風
塵沉淪江漢忽忽十年不獲一領頽論昨歲見公籌
邊疏草經制機宜巨細周悉雖鼂趙復生韓范再出
文章論議當不是過真非請纓繫頸之虛談也鄙衷
慷慨益切向往以爲有人如此天下事無難爲矣不
謂當事者既已不能破格用公而持國是者乃復顛

倒其說此何理哉公今潛卷滁陽益明宿學於公何
負但權衡人物者似不當如此耳邇聞 當宁寤寐
才賢恐永叔不當終爲醉翁而豐樂閑亭不能久羈
公之迹也重辱諸製賜教感荷不遺陳友竟不得一
見亦殊惘惘使人去速偶值吏冗援筆爲復不盡不
盡唯孚亮之

答華補菴

俛仰今昔歲月若流每懷故舊於兄更切非爲燕好
之私寔願以道義相摩勵而惴惴以墮落爲懼耳惟
兄知我久而益信持是語人未有不以爲迂者僕明

年之役夙夜惶恐人本難知才又當惜稍失其平不
惟誤人誤國而一念自詔之恨將沒齒而不能追矣
敢不慎哉兄謂宜察於愛憎喜怒而以恕行之此正
頂門上一鍼非有骨肉之愛者不肯爲此言也受教
受教決不敢負聞兄北上有期服官在邇世路多岐
望百凡珍重本當專僮候行而應門無人尚猶曩昔
蹇拙至此亦恃在相知耳湖綿之惠寒旅挾纊使人
去速草率附謝未盡之衷更容嗣布

與鐘石先生

前月見邸報知公晉掌邦禮此寔夷變之任而

廷未嘗輕授可見 聖心簡注而入相之期諒不遠
矣無任慰忭某辱在門墻承受教愛至深且重恒愧
無能爲役不知何以自效於門下也今 朝廷之所
委任海內之所屬望咸在公矣惟願益加珍重凡大
典禮大制作均望熟慮而行之慎慮而從之則百辟
邇士庶民小子皆將向風承德而庸衆之見不攻自
破豈特門墻之慶已哉時擬奉候荒次無人未能專
使偶值兵部公差之便敬附起居匆遽僭陳亦恃公
之愛也惶恐惶恐

答林鎮江

潤州政教遠近想聞而僕之注慕更久獨恨一江之
隔微役所拘未能合并以相質正我懷如何王萬二
友至辱示口義昭然發矇學田公田具見養士治民
至意儒者作用迥然自別使海內司牧盡如執事三
代之治不患難復雖然張子厚不用於時尚欲與學
者行之一方今執事得一郡而治之體用之學沛然
四達其所及豈少哉所委學田一記固願附名矧華
劄懇切其何敢辭但恐言之無文不能垂遠耳容早
晚具稿以呈記室王萬卓有造詣不徒憤排益占尊
教柰歲逼除暮匆匆別去草率附復未罄所懷聞留

意荒政此最目前急務餘容嗣布不具

答茅丹徒

王萬二友至辱手書真切且聞政教甚詳殊慰懸憶
惟執事清才博學自家食時已卓然不群矧今寄百
里之命所繫非小聖賢基本公卿事業寔發軔於此
大人之志天下之慮固執事所素具但交游滿前更
當寓慎擇於汎愛之中如荆川諸君或近臨几席或
遠寓筆劄必有感發為益不少其諸口耳浮華之輩
似更斟酌鄙人受知執事今且數年不敢以汎然相
待故偶及之非有他也辱委學記當具稿請教二友

卓有造詣可以占執事之化矣但渠因歲暮歸速匆勿附復不詳

答劉慈谿

士人自浙來者無不道執事德政而鄙人懷仰之忱亦未嘗不拳拳於左右但道里稍隔苦無便役遂踈候問每一思之殊爲惘惘頃辱翰惠益知高明能諒於形迹之外而千里神交固彼此同也慈在浙中頗難調停而執事居之上下貼服可見人心之公未有誠而不動者僕昔所行俱出一時之見而損益宜民寔切有望於執事今若此固鄙心之所甚慰也所云

諸生具呈將爲不肖立碑樹表此則萬萬不可者願執事力止之僕居南都最樗散所宜但今承乏京考未免取怨不知誤愛之下亦曾念及此否偶值吏事率爾爲復請教之願尚未能悉臨楮神往

答劉西川兵部

塵途匆冗久失候問懷仰高雅常如瞻對顏色其本非拙正宜留都散局乃茲叨司京察日夜惴惴不知公何以教之即承華劄諭以貴境士民之情乃辱高文立碑樹表聞之駭然真不敢當蓋其自乙未冬承乏貴邑至丁酉二月遂有江州之行計在邑者僅十

有四月雖勉強圖惟庶幾不負此心而迂踈固滯未
免獲罪大方每一思之殊覺抱歉今又爲此適重吾
罪且今之有司不務真德實政而動輒經營虛譽以
爲身後之地及考其實蓋不免於胥怨胥讒者多矣
慈民此舉願即已之若我公過愛之情則已心領值
吏事迫促率爾爲復萬萬孚亮

奉熊北原太宰

某淪落江右即辱公知矢心砥礪真不敢負然於
候之情則日踈簡非敢自外於門下寔以鈞衡重地
不敢輕褻耳頃聞公爲不肖辨謗感激如何敢言蓋

不肖名位素微濫司考効衆怒群猜知不能免仰賴
垂亮不即加譴斥更賜分析憫窮扶弱之恩嗟枯吹
生之德其將何以報之不肖少患痰火每發輒危先
年告教正坐此疾即今老父在家子道久缺昨歲已
决意告歸偶值考功之調恐取推奸避事之咎遂因
循至今竊亦自惟人才難得决不敢一毫誤傷自速
天譴計待事完之日縱使去留允當輿情快愜亦當
徒步歸田以謝去者之忿而禍且不測命也何辭但
公爲官擇人爲國任怨求諸古人蓋亦難之某雖即
填溝壑而銜結之念終當耿耿不泯也茲因公差人

便敬申起居無任惶悚

復石塘聞公

辦官曹章至辱手教真切無任感荷但聞尊體違和旋即平復驚喜交集所諭唯圖歸計此固是老先生有感之言亦望莫興此念蓋今京師百寮皆藉公以爲具瞻或有所恃而不恐或有所畏而不爲而詰奸刑暴其禁於未發者蓋多矣旂事公於南部歷四三年辱公誤知諒不以爲諛也即日考功之調當益矢心從事庶幾報公之知其得失毀譽已置之度外久矣來教揭諸座右晨夕觀省斷不敢負即因公差人

便附致謝教之私伏惟順時珍攝至望

荅林鎮江

天下事理未有誠而不動者亦未有偽而不敗者古聖賢千言萬語亦唯教天下存誠去偽而已矣其本無似然於誠偽之間竊知懼焉二三年來每見鎮之士民輒頌執事實學實政此豈可以襲取而強爲哉今天下爲學爲政者欺已欺人淫朋立黨壞人心術動貽民殃有人心者試觀此輩能不痛哭流涕者幾希此情此念可與知者道難與衆人言也某適以不肖之身謬膺考課之責天日照臨君父在上豈敢

復爲身家之顧慮世俗之調停哉今正在惴惴待命之時值執事教翰甫及故一陳之不知執事聞此其將謂之何略檢公田之志已知執事慮處周悉雖上官稍有異同固於執事無損益也願自信不疑即出視事以慰士民乃益見大君子之作用不以在人者爲重輕矣拙作竟爾入石愧非金石之文不足以資揚盛德如何如何且字刻俱精瘁惠過多感謝感謝良使去速狂論附復幸惟照察不備

與劉懷耕

承使者齎翰見及殊荷畱念但考察事體重大關係

去處更有不能言者吾人在天地間夙夜兢兢止可求此心無愧而已富貴榮華遷就躲閃之事不惟不當爲蓋亦不能爲也兄如見信自知鄙言之非狂妄矣况凡百亦自有命未必做小人便能利達也恃愛敢布今人以成敗利鈍論人者僕於此處亦自覺着破已久前十年已不爲動心况今當倦游之日豈復有他顧耶人說罪謫之官還當去做俟有地方亦當一往諸餘使者亦略知之暑中草草不盡

與馬谿田

前月隸人還自關中獲拜手劄知道體順適圖書無

志殊慰瞻企所委志書序文偶因考察事殷向未屬
稿兼亦非才恐不當有玷佳製但恃愛不敢不勉容
撰次請教維方伯舊未相識還俟公改削轉致入刻
涇翁星野記之外更有別作專望寄示留都各衙門
志書憶公嘗欲分派脩輯以備昭代典故此最盛事
今公既歸而泰泉又以憂去生亦以考察取怨為桂
御史所論得外調矣諒皆公所欲聞者偶因呂同州
差人回便匆遽中附呈記室翹首天涯不勝惘惘

與巡撫公

頻年荒旱江南尤甚仰藉撫綏俾凋殘百姓少延歲

月但今禾稻正值吐秀之時尚不得雨尤為可虞若
今秋再如去歲則生民之命何以堪之父老傳稱謂
自文襄公之後如三原東湖諸公皆值荒歉民藉以
安今田野皇皇寔不能不望於公也前日獲聞教諭
夙夜感發殊切思惟既遭擯斥荷公垂問感激無已
其惟目前急務莫要於荒政之脩舉而生民隱憂莫
甚於君子小人之混淆近來偽學偽政之徒立黨鼓
譽似是寔非動制上下為害不小明公志在經世其
於公實誠偽之間必能致察久矣茲不揣僭陳仰祈
台照未及面辭謹此申謝

奉張西磐太宰

某無似獲侍几杖過蒙知遇平生分願足矣尚何望
哉即徃建昌之役寔臣子無所逃罪之義不敢辭也
老先生拳拳垂念每於士人中得之郡守郭季文還
自留都備述獎借太過自揣迂拙方負群猜何以當
之且聞老先生上疏乞歸未知 聖意如何方今時
事大略可見淪落孤臣杞憂嫠恤竊於公之去就不
能不動於中也向委大觀草堂記途次草率屬稿總
不能闡揚萬一謹托季文附上遠離漸遠問候日疎
舟發錢塘不勝瞻戀

與孔文谷提學

數年未獲一覩顏色昨過錢塘重辱高誼追餞驛亭
從容尊俎沃領教言且辱惠書刻數種於路讀之益
見執事學究本源不遺末藝其視世之墮於腐俗過
於玄虛者真不侔矣兩浙諸生何幸得師如此但近
來子弟聰明英俊者固多而汨沒沉溺者亦不為少
尚賴執事提命緊切三令五申務期涇渭俱清驥駑
同奮則人才咸得造就而公之成已成物之功用豈
在古人下哉某殘臘至建昌山郡間僻杜門省咎岑
寂中每於記室寔勤想念向作詩一章過草率時曾

附脩路道人恐未得達茲偶有赤壁卷謹附書楮末
呈覽少見謝私耳餘惟為道珍重

與章介菴先生

前歲曾具啓併考功折俸附上計徹清覽矣嗣後道
路脩阻冗懶因仍遂踈候問而瞻企之懷寔未嘗少
置其本菲薄承乏考察之司不敢避忌以負此心况
繼我公當事之後亦不敢不勉圖策勵以期無玷芳
躅若怨家銜人合謀傾覆固勢所必至亦安心聽之
耳迂愚之性不便時好蕪以老父在堂豈堪再出但
建昌之役寔臣子無所逃罪之義故單騎一來客歲

逼除乃始得到即欲奉聞而新正碌碌又及再旬矣
茲專吏起居稍展鄙情數年不見請教之心殊覺快
快恃在知愛遂發積懷非敢為大言於長者之前也
幸原亮之

奉北原公

去秋少湖公書至獲拜老先生教翰內及近來士風
吏治之弊不得不一振刷豁目拊心仰見公垂亮不
肖之情寔因民生之休戚庶官之勸懲士習之汚隆
皆係於此故不敢為一身一家之計耳比時唯求無
負此心雖不見知亦所不悔乃辱公念及於此就得

罪以死猶且甘心瞑目矣尚何望哉但公位絕百僚
顧留意晚末雖古人蓋亦難之感刻何可言冬盡始
知公去位及遭太夫人之喪固愴然以悲亦惕然動
色謂太夫人榮膺壽考老先生扶植世教其諸皆不
必論矣拙性迂愚不便時好建昌之役豈堪再出但
思臣子無所逃罪而尊命亦不敢違故孤身一至早
晚倘得辭去固平生至願也尊者之前豈敢為不情
之言哉賤役所羈未能即叩門下先此起居草率原
亮

與養齋公

遠離道範倏忽逾年追想留都日親几杖備領教益
恍惚神游宛然猶在左右去秋獲拜手劄內及上疏
乞歸事旂以爲南戶雖司錢穀比之北部總是間雅
而士風民俗方倚重公冀公稍遲不謂屢疏決歸竟
遂高尚然而關繫世教者則甚大矣方今海內羣聚
講學者不少然惻怛真切如公者真不多見此旂於
廣游博接之後益知公之不可一日離也旂獲罪孤
臣義無所逃而痰火疴疾比在吏部時更甚初擬繳
憑服罪即當圖歸與公朝夕苦爲巡按所留遂成觸
藩之勢且老親在堂游子遠出而孤旅孱軀百凡不

便情事至此誰與控告惟可對公一發耳毘陵志書
久不脩輯間中敢望留意以垂一郡之懲勸如何家
童歸省謹候起居不盡

與張水南學士

去夏被桂史論後還自金陵因暑氣方酷迤邐而行
道出漂陽爲縣尹姜約父所留訪遊諸勝至秋方得
抵家渴欲相見不意病瘧遂不得一扣記室冬間稍
愈而謫判之限已促遂從浙道至盱江擬即圖歸從
公於三江二島之間苦爲監司所留雖杜門靜居而
塵俗滿目荷衣旋垢然時一登山臨水想像標格宛

然在望冀公游覽著作之餘或亦嘗念及不肖也養
翁雖相去百里計必會晤蘭舟草閣當亦不減石渠
虎觀之樂矣家童歸省附候起居倥傯不盡

與鐘石龍湖泰泉少湖諸公

旂罪過深重天降之罰不自殞滅去歲先妣棄逝甫
畢襄事今年七月乃復延禍先考酷罰游加號籲無
路唯席藁待盡而已竊思老父平生勵志隱行辛勤
教育遭不肖孤志行陋劣命緣淺薄跋前踴後百無
一成進旣不能顯揚於萬一退復無以奉養於斯湏
今壘然在殯墓且有期尚忍吾親與草木同腐耶唯

是哀衷輾轉冒昧希冀百拜稽顙北向長號專人賫
狀門下敢乞文從特賜墓文勒之貞珉以垂永久庶
少盡不孝之心亦知老先生論思密勿華國文章豈
暇及於山間草萊倘垂仁憐憫止須畧畧數言自可
垂諸不朽而不肖子子孫孫感恩刻骨當世世不忘
矣萬里長途無任惶悚祈懇迫切願望之至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五

